

◆序与跋

回眸青春 感恩人生

——长篇小说《青石湾》后记



《青石湾》，林日新著，中国致公出版社2018年9月出版）

为了让家庭早日走出困境，我六岁放牛，七岁砍柴，八岁拾狗屎，十一岁便成了队上年龄最小的集体劳动者。三春树绿，三夏花红，三秋叶黄，三冬雪白，我懂得了劳动的艰辛，懂得了劳动者对土地的情感。

强烈的家庭责任心和使命感促成了我的早熟，我比同龄人有着更深的忧虑，更多的奋争，更烈的拼搏。在村里，我是最听话最懂事最勤劳的孩子，成了青石湾一带大人们教育孩子的样板；在学校，我是最勤奋最刻苦最优秀的学生，成了老师们心目中最满意的学生，同学们学习的榜样。本来，我想凭自己的努力考上初中、高中、大学，早日跃“龙门”，成为家中的顶梁柱，成为社会的有用之材。可由于家庭出身不好，我的求学梦一次又一次破灭。十四岁初中毕业，我进了一所只有四个“工农兵大学生”当教师的新建的“五·七中学”。在这个语文教师讲不清“之乎者也”，数学教师不懂参数方程，化学教师不会写电解食盐水的方程式，音乐教师不识五线谱的学校，我深感知识的重要，深感教师的重要，深感学习的重要。

两年后，我有幸参加了恢复后的高考，并侥幸地考了全校第一名（比同是参

林日新

考的化学老师还高三十分），可离录取线还差长长的一大截……从此，我灰心了，只得拜一个闯荡江湖多年的毛货郎为师，随他翻雪峰，走湘西，上贵州，下广西，过苗岭，串侗寨，闯瑶乡，丈量祖国的山山水水，沐浴世间的风霜雨雪，品尝生活的酸甜苦辣。即使是这样，我内心的文学梦仍未泯灭。每到一座小城，我总要到那新华书店逛一逛，买几本心爱的文学名著，然后用晚上或下雨歇息的空闲看看，想想，记记。当时，那些不明事理的货郎同行常笑我有点傻，有点痴，有点呆：一个小小的毛货郎还经常写写画画，想当作家，简直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自不量力”，常调侃我是“大学生下乡体验生活”。侗乡苗寨的那些天真单纯的中学生竟然也信以为真，常拿些中学数理化习题要我帮忙解决。我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为他们解答出来了，这就令那些学生们惊讶不已，肃然起敬，我亦以此为乐。

在我二十三岁那年，全国各地已经大张旗鼓地进行改革，社会风气有了根本的转变，家乡也第一次公开招聘民办教师。一听此讯，我的老祖父赶紧想方设法通知我，让我千里迢迢回家乡参考。天公不负有心人，我终于靠自己的努力为自己撑起了一片蓝天——成了山乡青年艳羡的民办教师。从此，我每天执一尺教鞭，站三尺讲台，摇三寸不烂之舌，居然不觉辛劳。课余常信手涂鸦，构筑自己的文学梦想，在梦想的天空中尽情地挥洒着自己的青春才华，享受着文学给自己带来的满足、成功和荣誉。

弹指一挥，如烟似水的三十三年过去了，岁月已在我的额上刻上深深的痕迹，雪样的粉笔灰早已染白了我的双鬓，我已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学民办教师成为一个人人称羡的中学高级语文教师。我成千上万的桃李已在祖国的大江南北生根、开花、结果；有的甚至漂洋过海，出国深造，成了异国他乡的佼佼者。每到逢年过节，精致的贺卡、深情的短信和温馨的电话像风似雪般朝我飞来，我好欣慰，好满足，好自豪。

人生最怕回眸，那一睥睨，那一眨眼，那一注视，会令你激动，令你惊叹，令你颤栗。童年、少年、青年，不管当时是多么灰暗

多么艰难多么痛苦，仍然是你最美好最值得回忆最值得书写的岁月。“少年不知愁滋味”，青春是多么美好，青春是多么快乐，有挥霍不尽的笑声，有享用不尽的洒脱。年轻的面孔多美、多俊、多靓，不用为眼角细密的鱼尾纹和脸上深刻的皱纹而伤感。

这部长篇小说《青石湾》是我对人生的一次回眸，更是那激情燃烧的岁月刻在我心头的印痕，更是坎坷的命运给我的奖赏，当然也是文学给我的馈赠。回眸人生，回眸青春岁月，能给我带来无尽的快慰。当然，我的这次回眸若是能给你——我亲爱的读者——些许触发，些许快乐，些许启示，那我就心满意足了。

《青石湾》这部小说的创作完成，我要感谢我人生中最重要的四个老师：一，我的祖父林盛永先生。虽然只读了几年私塾，但他讲的“白话”，摆的“龙门阵”，不仅给了我童年无穷的快乐，更给了我文学启蒙和后来文学创作的无尽营养；二，我的初中语文老师林惠生先生。他一直是我的偶像，是他引导我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在他的影响和指导下，我的小说处女作《矮子》于1990年2月15日在《邵阳日报》发表，让我与文学有了“零距离”的接触。三，我的文学之师唐谟金先生。他是我接触的第一个作家，我这部小说开笔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最初写成了《抗婚》《小小毛货郎》《六爷爷》《无悔的岁月》等几个短篇小说，唐老师看了后，就鼓励我继续写下去。后来，我与他一起对这几篇小说进行了艰难重组、修改、删减、润色成两万多字的《山乡毛货郎》，于2001年发表在《武冈文学》，2008年2月又发表在《传奇故事》上。四，我的姑父邓成根先生。我在学生时代曾深受他的影响，走向教坛后得到过他的教育，特别是《青石湾》写完初稿后，他给小说提出许多有价值的修改意见，可惜他如今再也看不到书的出版了。另外，我的同事李迪基老师更是在百忙中挤出时间，帮我从头至尾修改一次，不仅改正了错别字，就连标点也加以更正了。正是由于有这些老师的谆谆教诲，适时鼓励和无私帮助，让我的创作信心更足了，文学之路走得更坚定了。

谨以此书献给所有为中国农村教育事业呕心沥血、默默奉献的乡村教师们！

是“封狐”还是“封猪”？我先生是力主“封狐”说的，而“封狐”就是“嫦娥”。闻一多先生则力证为“封猪”（猪、豕），乃一害人的猛兽。闻一多先生谓“射”为“射猎”或“射杀”。我先生则认为“射”与“厌”与“戮”与“嫖”与“狎”义并相通，牵涉到男女、雌雄的关系。王教授说：“（闻一多）说较为流行”，而易重廉说“训释虽嫌辗转，然其说似较闻说可堪玩味”。

学术研究，偶然站在两可的立场之上，把更多的空间让给读者，请读者自行定夺，未尝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好办法。

“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闻一多《楚辞校补》说：“璁字假借为藪，灵藪即指悬圃，为神灵所居。”我先生却认为：“灵通棧，栏也。灵藪就是栏圈禽兽的藪圃。”闻说是“神灵所居”，易说是“栏圈禽兽的藪圃”，一个说是“神”，一个说是“兽”，二者相距何可以道里计呀？这样两个相对立的观点，王教授又是怎么把它们拉扯到一块了呢？

请看王教授的解释，“所谓灵琐，就是指县圃，是神灵围猎之所”。县圃里居的是禽兽，神人们围猎，当然就深入到禽兽里面去了。闻先生与我先生各执一词，王教授却不管三七二十一，活生生地，但也是巧妙地把它们拉扯在一块了。把两个相对立的观点，拉扯在一块，成了一个相融和的观点。融和之后，便又成了王教授自己提出的新观点了，也算是化腐朽为神奇吧？学术的发展，由对立走向统一，这也是常有的事，把对立绝对化，发展也就停滞了！

我先生的一篇《离骚释义》，王教授从中引用了六条在他自己的《离骚义》里，学术研究的气氛颇为浓厚，也颇有趣味。所以，我写了这篇小文供学术界欣赏。

古时候有个“问道于盲”的笑话，也有个“不耻下问”的美谈。王教授引用我先生的文章，大概两种情况兼而有之吧？



《三国演义》里面描写了三个典型的狂士，都与曹操有瓜葛，其中有两个直接或间接死于其手。

一个是杨修，此人之才，连横槊赋诗的曹操都自叹弗如——“黄绢幼妇，外甥窠臼”的谜底“绝妙好辞”，杨修立马就想了出来，而曹操走了三十里才想出了答案。但因为其过于张狂、才气过于外露而遭到主子的嫉恨，曹操就直接找个他扰乱军心的理由把他杀了。

再一个就是张松。张松之才，主要表现在博闻强记和能言善辩上。张松，这个卖主求荣的家伙，带着蜀地的地图去找曹操。想不到曹操也是个以貌取人的主，见张松人物猥琐，就不怎么待见他。而张松骨子里有着我国封建知识分子的傲骨，受到冷遇心里就受不了，于是在被曹操接见时，言语间也就很不恭敬起来。而杨修早就闻说张松之才，私下里与张松相见时拿出《孟德新书》，不想张松看了一篇后竟然说此书是曹操抄袭别人的，并一口气背了出来，害得很重读书人名节的曹操一气之下把这部兵家奇书一把火全烧了，不想别人认为他没有真才实学，是沽名钓誉之人。

曹操为了显示其威仪，特意安排了一场阅兵，并用威胁的语气对张松说：吾之军伍，颇英雄壮否？不想张松的回答在不卑不亢的同时，更是绵里藏针：吾蜀地虽无此兵革，但以仁义治人！听得此话，这个本来善于招贤纳士的孟德公一时没有了宰相肚量，一气之下就把他赶出营门。

怀揣益州地图待价而沽的张松，灰头土脸地离开了许昌。心想如果就这样无功而返回到益州，不仅没面子，更是不心甘。于是只好另择其主，到正无立足之地的荆州，把地图献给了刘备。

因为曹操的“千虑一失”，才使得刘备有了益州之地，从而形成了三国鼎立的局面。所以，完全可以这么说，是曹操成就了刘备，造成了三国鼎立的局势。如果当初曹操好好待见张松，他就不会再去找刘备，而益州也就会成了曹操的地盘，三国的局面就不复存在，中国的历史也就要改写，而《孟德新书》也会流传于世。

第三个是年纪轻轻就丢了性命的祢衡，他也是三国人物里面最狂的一个：“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除此之外，别无人物！”就是他所推崇的人物孔融和杨修，也只是称之为“大儿”“小儿”，其狂妄之态可想而知！

要说曹操不重才，那是假的。但如果才不能为己所用，就

想除之而后快。前者如徐庶，后者如祢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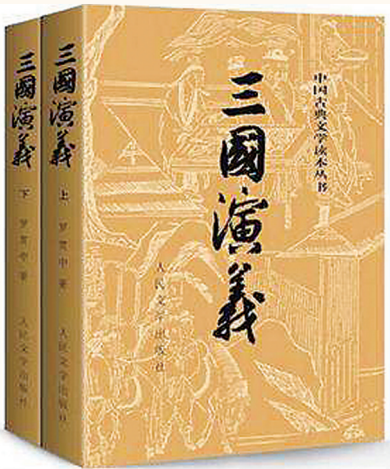
祢衡不仅仅有文名，其处事才能也是相当出色的。他被推荐到曹操门下，却一点看不惯曹操的做派，不愿为曹家卖力。你不愿做拂袖而去就是了，却还卖弄才艺搞出个“击鼓骂曹”来——曹操也不是没度量，王粲把他的祖宗十八代都骂了个遍，最后还是宽容了王粲，并委以重任。那你祢衡骂了之后也该识相点为曹家服务呀！他却张狂得不识时务，从而惹得曹操起了杀心。但曹操又不想披上害贤之名而杀祢衡，就使出一条阴毒的借刀杀人之计。

祢衡没有被曹操委以官职，却被曹操派往荆州刘表处做使节。刘表也耳闻祢衡之才，正在琢磨着为何不被曹操所用时，但见他言语孟浪、为人张狂，心里雪一般明亮起来，就依法炮制，把祢衡派到黄祖那里去。

祢衡在黄祖那里还是很称心了一段时日的，黄祖能善待祢衡，要他做文书方面的事，孰轻孰重、孰疏孰亲，都处理得很恰当。黄祖拉着祢衡的手说：“先生，这正合我的意，和我心中要说的话一样啊。”后来黄祖在大船上，宴请宾客，祢衡出言不逊，使黄祖很难堪，就斥责祢衡。祢衡却骂黄祖“死老头”！黄祖非常生气，想要打他。祢衡更是大骂，黄祖气愤到极点，就下令杀了祢衡，死时年仅二十六岁。

可以这么说，祢衡是被曹操借黄祖之手所杀，后来也有人就借此来判定曹操、刘表、黄祖三人的优劣。

“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这本无可厚非，但我觉得，中国古代很多的读书人，才气中都有着酸酸的傲气，能为人所用而又称心如意，就“士为知己者死”吧；一点不能为人所用或不能称心，也不至于那么狂妄得罪权贵而丢了卿卿性命。所以我觉得，从古到今最明智的读书人，应该是范蠡和陶潜——至于方孝孺，只怕更不值得人去效仿。所以后来有人说，中国自方孝孺之后，就再也没有读书人了！



◆学林漫录

我先生易重廉（四）

宁碧莲

一个人的著作出版发行之后，自然会有反应。有的反应大，甚至出现轰动效应。有的反应小，简直是寂无声息。有的好评如潮，有的骂声如雷。有的被捧上天去，有的被踩到脚底。作为作者，面对各种反应，重要的是细心分析，深入琢磨，既不自视不凡，也不妄自菲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经过几十年的观察，我认为，我先生易重廉基本上属于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一类。

最近看了《屈赋论筌》（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4月出版），作者是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志先生。《屈赋论筌》中的《离骚筌》部分，比较集中地引用了我先生《屈原综论》中的《离骚释义》部分的研究观点。王教授不引用原文，只概括原意，但在概括原意的时候，一般加了短小精悍的评点，处处闪烁着智慧的光芒，思辨的力量。我先生很欣赏，故在王教授评点的基础上，又不时地加入了他自己的感想。我这篇小文，就是根据王教授的评点和我先生的感想稍作综合写出来的，想来对广大读者研究《屈原综论》与《屈赋论筌》二书都应该有一些益处。

“肇锡余以嘉名。”王教授说，“肇，（王）逸注训为始，不确。”又说：“刘向谓屈原兆出名曰正则。”近人陈直即以为“肇”乃“兆”字的同音假借，闻一多也以为不错。接着，王教授又说：易重廉以为“肇”有“勉”义，周代铜器铭文中的证据颇多，“肇”当释为“勉”。这一说，能不能动摇“肇”为“兆”这个成说？经过比较，王